

路過藤井家的風景

約莫是台南的窄門咖啡附近，被粉紫色九重葛及觀葉植物佔據的老巷弄，你巧遇了兩隻花貓。那是個連天使也想放假的慵懶午後，高臥的那隻瞪著大眼對你上下打量，另一隻親暱走近，在你的褲子輕輕蹭上幾根淺淺的毛。

你蹲下來搔了搔，牠便翻身露出圓肚喵喵叫，揮動的尾巴像在催眠，一拍一拍打進你的心房——不如就收編回家吧——心思如鬼魅攢動。

也就幾秒的時間。或許你已經取好了名字，包括貓砂盆的顏色和擺放位置。也就不到一秒的時間，你按下手機快門，把風景留給路過——雖說如此，隔天你又遇見牠們貓倆。日復一日，就在累積的照片可以獨立成一本相簿時，那些貓留下你，條地消失，而你悵然如夢……

夢境裡的真實及現實中的虛構，總是使人困惑。這時我向你招手，邀請你來參觀一場虛構的畫展，本展的作品均出自水墨畫家藤井先生，至於他存在與否，就留待你於展間細細思索。或許千言萬語都抵不上畫作本身的言說，再次邀請你進入藤井家的風景，這四個展區將對應季節的輪轉，如果你不排斥我的叨念、我的回憶隨行，我願擔任導覽員，陪你路過。

秋：新潟彌彥紅葉風景

朱褐色的楓葉從兩端往中央的觀月橋漸次收攏，聚焦於拱橋前方佇立著身穿黑色上衣的孕婦。根據旁邊的文字說明，我們知道這位溫婉的女性是藤井之妻，而懷裡則是即將出世的大女兒小百合。橋的彼方還有兩個朦朧的身影連袂而行，彷彿預言，未來將會有人不斷路過藤井家的風景。

那是 19 年的秋天，我和藤井先生相識於如此蕭瑟的季節。我在新潟大學交換留學，修了一堂日台文化交流的課，收到第一個委託任務：授課教授說有一名校外人士要旁聽，請我明日於大樓門口相迎。好像是一位名為藤井的當地畫家，且與台灣甚有因緣，詳細的狀況由於我那時日文程度太差而聽不甚明白，只能靠網路資料補足，我找到他在大愛頻道的節目專訪——

原來藤井先生的大女兒小百合，自青春期起便深受憂鬱症之害；成年後，因一次來台訪友的機緣，意外發現台灣的艷陽好像能消融憂鬱。於是她努力學習中文，總算爭取到台北某家日語補習班的內定，實現旅台心願。然而，就在一切都將好轉時，小百合卻被診斷出癌症，決定離職回鄉。雖然積極治療，卻

不敵病魔，而先行離世。藤井先生為了走出喪女之痛，一方面也想向曾照顧過女兒的人致謝，來台追索小百合生前留下的旅遊筆記，以及社群網站的打卡足跡，沿路畫出他一人的家庭之旅。

藤井家的故事，猶如虐心電影般逼出淚珠，因此我隔天腫著眼去接他。第一次見面該說什麼好呢？許多對話令我猶豫難決，還是忍不住提及那個專訪使我流淚。聽我這麼說，他當機似的頓了很久，最後用有點走音的中文道：「不要哭。」

藤井先生想延續女兒成為日台友誼橋樑的夢想，因此對留學新潟的台灣人照顧有加。除了相約藤井家聚餐外，亦常載大家出去郊遊，如數家珍般介紹新潟的風景。留學生們都熟知藤井家的事，於是都叫他「お父さん」。可唯獨我沒有，一來是因為連自己的生父都叫不熟了，卻喊他人作爹也怪彆扭的；再者，藤井先生以前曾在高中當美術老師，也算是在教育界的前輩，所以我習慣尊稱他為藤井「先生」。

那是 20 年初，我沒想到被稱為雪國的新潟也會降雪不足，更未料新冠肺炎會從此改變人們的生活。直到三年後，日本重新開放國境，我才有機會搭上藤井先生的車，欣賞新潟的豪雪之景。

冬：新潟雪景

南方的客人，嚮往白色的積雪屋頂，如薑餅屋上的糖霜般甜美；北方的居民，時常聽見烏鴉在雪地上啼叫，彷彿預見遠方不測的風雲。倘若向雪請教不滑倒的方法，它會要我們別陷溺於眼前的風景。

與許久未見的藤井先生重逢，我感嘆新潟的風雪之大，一路跌了好幾個狗吃屎。我們路過新潟大學附近一間叫「八起」的拉麵店，他說店名取自俗諺「七轉八起」，意思是不管跌倒幾次，下次都要站起來。又迫不及待地與我分享，他們家的故事本來和某個台灣團隊談好要拍成電影，籌備到一半卻因疫情而中斷，隨著解封，這個計畫也獲得補助得以續行。

當他給我看電影公司經理的臉書時，意外發現我們有共同好友。我解釋，大概是過去曾參加編劇班，當時的同學已活躍於業界，故有此連結。這是藤井先生初聞此事，便問：「你的夢想是當編劇嗎？」

然而，我的腦中倏地閃現上一個和我談論夢想的人——那是我的初戀。熱

戀時夢想著共同生活的藍圖，分手之際，卻要我認真思考正確的未來。那時，我天真的說，我想養隻貓，然後和你一起生活。他冷漠回，我們的年紀已經沒有時間容許失敗。我才明白，原來我的夢想會是他的失敗。然後我們終究只是在彼此的生命中路過。

美好的路過是風景，反之則成揮之不去的噩夢。分手的打擊太大，我得了憂鬱症，因為怕觸動藤井先生的思緒，並不敢對他明說，更大的理由是羞於自己的脆弱。大疫封鎖的這兩年多，彷彿經歷一場暴風雪，回憶的創傷被一層又一層的藥物和各種心靈療法覆蓋，凍著凍著好似也麻痺了。所以這趟疫後的新潟行，雖說難免觸景傷情，倒也有幾分重新練習在雪地行走的意味。

藤井先生說想去市區的萬代城逛逛，餐飲區好像有新開的台灣料理店，他是不折不扣的台灣迷，只要有什麼跟台灣有關的事物都想去看看。但我清楚記得曾和初戀一起去過旁邊的幸福鬆餅，包含坐哪個位子、點哪道餐、談論哪些話題。我的心像被啄了一下，倒也不是太痛，只是莫名。

究竟要懷抱著什麼樣的夢想才是成功？

我問藤井先生，他們那一代的人，30歲時就已成家立業，反觀自己的停滯茫然，要如何選擇？他說他到42歲時，對於要不要當畫家仍迷惘著，所以沒辦法解答這個問題，但至少可以載我去附近的白山神社，祈求神明保佑，讓自己活得像自己。沿途行經新潟的癌症中心，藤井先生說小百合就是在這裡離開的，而後他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走這條路，但今天突然覺得沒關係了。

我們在神社前自拍了張合照，回國後我把照片印出來，寫了信打算寄給他。但因為忙於工作，這件事就被擱置。我以為暑假又會見面，親手交給他也很好。

積雪消融後，便迎來春天。

春：新潟上堰瀉風景

新潟的春天不獨有櫻花，上堰瀉整片油菜花田襯底，與遠山合力將一排嬌嫩的櫻花包夾，這是春季限定的夾心餅乾。在日幣每天都貶破新低的24年春，赴日旅客之盛，把每個賞櫻景點都擠成了紅豆泥。

約莫是春日出遊的好日子，我的家鄉天搖地動。大家互道安否，異國友人紛紛問訊，唯獨藤井先生沒有消息。也是在幾天後，我輾轉得知他在三月底離

世。我翻閱他的畫冊，還有他送我的水墨畫明信片，彷彿他猶在旁，邊碎念又謙虛的介紹畫作。那些視覺聽覺的記憶斷片，濃縮成幻燈片快速閃逝。

藤井先生逝世前四年。疫情初期，我遠離群聚，步行很遠的距離去上堰滬賞花。逝世前三年，我已回國，在一個偏鄉小島教書，滿心期待解封後與遠距的戀人相會。前兩年，戀情早已不敵疫情，我全職照護自己的心情。幾個和我偶有聯絡的留學生，提議和藤井先生通視訊電話。那時他傳了幾張櫻花盛開的照片給我，問台灣現在如何？我路過高雄中正路上的粉色風鈴木，不過心裡想的是日本的櫻花，於是我和藤井先生交換花樹的風景，彼此想像著對方的島嶼。

藤井先生逝世前一年，他傳來萬代橋旁櫻花盛開的照片，一如往年。由於他六月計畫來台和拍攝團隊開會，想約留學生們見個面。彼時我走出更遠的生活，正在南洋教中文而無法赴約，所以約定暑假在新潟吃萬代城的台灣料理。

我順勢報告上個月撿到一隻小橘貓，取名為咪咪。傳了照片給他。他亦回傳家裡養的兩隻貓，其中一隻是大胖橘，說咪咪像牠小時候。我曾在他的畫冊看過牠們，名叫可可和雷歐，是小百合的愛貓，雖然小百合對貓毛過敏，但每次回家一定要親親抱抱。不管受了什麼傷，只要撫摸他們，就會痊癒。

這些記憶的幻燈片，在夢境裡化成櫻花花瓣片片點點，被雨打風吹，捲起一陣漫漶後落為塵泥。而我，和我的貓在異國相依為命，不只撫摸，還把頭埋入牠毛茸茸的身軀。牠全然吸收我的情緒，一天比一天膨脹拉長。當我回神已是猛暑。

夏：女兒的薔薇

房子是傳統的木造一戶建，大門左邊的庭院裡，女兒手植的薔薇錦簇爭妍，越過門牆探看路過的人。從新潟越後線上的某個小車站出發，步行不到十分鐘的距離，沿途蟬聲喧噪，艷陽眩目。

我擦拭汗水，整理衣襟，叮咚按下藤井家門鈴——

回憶的門緩緩拉開，我恍然回到 20 年和初戀結識的那家老派喫茶店。一樣位處越後線上，一樣的溽暑蒸騰，庭院一樣滿開粉色薔薇。我看著過去的自己坐在靠窗的位子，明明喝的是咖啡，卻帶著醉，伸長腳尖在對方的小腿上輕輕踢著夏天的旋律。當我拿起相機，按下快門，這個畫面就變成往事的遺物了。

我終究要路過，我們都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首先和不甚熟識的藤井夫人對話寒暄，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，就隨著其他的台灣留學生叫她「お母さん」。故人的照片與畫作裝飾回憶的長廊，她在廳堂間進出，杯盤器皿傾訴著生活的痕跡。所有藤井家的孩子都曾路過此地，お母さん總是微笑招呼生命的往來。

我把藤井家喜愛的鳳梨酥擺在供桌前，陳列於上的還有可樂果或乖乖等台灣零食，想必是其他留學生帶過來的。取出那封未寄出的信，對著遺像默讀，淚光朦朧的一瞬，彷彿他還在，甚至湧現他等一下還會載我去白山神社參拜的錯覺。

正巧他家的貓（不知道是雷歐還是可可？）從旁走過，窩在前方睨著我。我突然憶起藤井先生的一幅畫，他把猴硐的綠樹與鐵道跟他家的兩隻貓畫在一起。我決定將這幅畫佈置在展區的最後，作為夏日的尾聲。

請你細細看向貓倆的瞳仁深處，那裡見證了你我的因緣，比如我們曾因藤井先生齊聚一堂，比如藤井先生曾因女兒畫下台灣的風景，又比如這些風景曾經撫慰過某些受傷的靈魂。

透過這些畫，你想通了嗎？參展之初，我問你關於存在與否的問題。其實我也仍在思索，仍將困惑寄放在夢境裡，而後帶著遺憾繼續行經人生的四季。若你還有些不解或好奇，不妨親自路過這些藤井家的風景，就是幫我們把過去走向未來了。